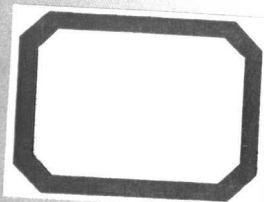




鲁迅小说解读

史志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鲁迅小说解读

史志谨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小说解读/史志谨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8

ISBN 7 - 5004 - 4423 - 0

I. 鲁… II. 史… III. 鲁迅—研究—小说 IV. D634.3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7388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责任校对 冰 棒

封面设计 三未舫

版式设计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桃园兴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2

字 数 420 千字

定 价 29.8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狂人日记》解读·····	(1)
《孔乙己》解读·····	(29)
《药》解读·····	(69)
《明天》解读 ·····	(108)
《一件小事》解读 ·····	(125)
《头发的故事》解读 ·····	(142)
《风波》解读 ·····	(151)
《故乡》解读 ·····	(176)
《阿 Q 正传》解读 ·····	(212)
《端午节》解读 ·····	(275)
《白光》解读 ·····	(287)
《兔和猫》解读 ·····	(302)
《鸭的喜剧》解读 ·····	(311)

2 鲁迅小说解读

《社戏》解读	(318)
《祝福》解读	(341)
《在酒楼上》解读	(397)
《幸福的家庭》解读	(417)
《肥皂》解读	(429)
《长明灯》解读	(444)
《示众》解读	(459)
《高老夫子》解读	(471)
《孤独者》解读	(487)
《伤逝》解读	(510)
《弟兄》解读	(515)
《离婚》解读	(525)

《狂人日记》解读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以“鲁迅”署名发表的白话小说。写成于1918年4月，同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

小说描写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将社会生活的深刻提示和狂人内心特有的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借实引虚，以虚证实，真实地揭露了生活的真相，显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剥开了“仁义道德”的伪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几千年来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控诉了封建黑暗势力对被压迫群众精神上的毒害，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社会理想，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

鲁迅说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家族制度即封建宗法制度，属于政治制度。封建礼教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精神上统治人民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思想武器，

它的核心是“三纲五常”，属于伦理思想范畴。《狂人日记》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部封建宗法制度与旧礼教“吃人”的历史——既有从肉体上吃人、也有用礼教吃人的历史。小说除了揭露穷苦百姓“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这些人们看得见的血淋淋的“吃人”的事实外，更主要的是揭露人们看不见的、更残酷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事实。礼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用这把软刀子不知杀死了多少人。鲁迅在这篇小说中，用“吃人”两字，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本质，把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并为大多数人当作合理的生活信条接受下来的封建礼教的反动本质揭露出来。这在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的前夕，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鲁迅通过狂人之口所发出的振聋发聩的呐喊，向沉睡在封建铁屋子里的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鲁迅通过狂人的嘴提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个对封建传统思想和礼教具有否定性和挑战性的宣言，反映了在“五四”大潮中鲁迅对于面临的这场反封建斗争寄予厚望。《狂人日记》是《呐喊》、《彷徨》反封建主题的重要篇章。

《狂人日记》的思想价值，表现在它牢牢地夯实了《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的根基。而对旧世界的决绝态度和彻底否定，对应被视作鲁迅小说现实主义性质的第一要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它主要体现的是作家主体对客观现实所抱持的一种态度。强烈的对现实社会的参与意识，往往是现实主义作家们精神上的主要特征。作家强烈的参与意识使现实主义文学能够在社会变革之际，为人们提供对旧时代的弊端的清醒认识。因而，每当一个伟大的时代转折点到来时，就会有一股现实主义的文学浪潮应运而生，以至汹涌澎湃，并且，凡是本质上符合历史发展要

求的进步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作品无不具有一种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精神。又由于社会历史发展链条中各个环节都有自身特点的规范性，而使得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出目的、程度、态度上的差异。中国社会由于长期处在封建专制大一统形态中，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主要是揭露封建制度和建筑在这一制度上的一系列封建礼教道德观念的弊害，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制度本身，也即没有把反封建的主题推进到坚决彻底的程度。坚决、彻底、毫不妥协的反封建性质是在“五四”文学中才得以体现的，鲁迅小说是集大成者，也是最为杰出者。这个特质的获得首先是时代赋予的。“五四”时代中西文化更为广泛的交汇，为鲁迅提供了批判现存社会及其道德观念的全新的理论支点，为他考察这个社会的腐朽、反动本质提供了参照物。近代革命的屡次失败，既粉碎了人们单纯依靠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来振兴民族的梦想，也打破了人们东方文明优越于西方文明的梦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那种普遍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拒斥西方文化的心理逐渐淡薄，吸纳民主科学新潮的愿望日趋强烈。正是在这些时代条件下，鲁迅尽管血液里仍然流动着旧的传统文化的因子，但在总体上他已经能跳出传统文化的圈子，以一种全新的理论武器对现存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批判。鲁迅所持的思想观念与旧的传统观念的尖锐对立，必然使他的小说的反封建主题获得坚决性彻底性的特质。鲁迅小说反封建主题的彻底性，主要表现在它对整个封建制度、封建道德及其思想理论支柱彻底的批判上。《狂人日记》中鞭辟入里地指出，整个封建社会的关系不是什么“仁义道德”的关系，而是人吃人的关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人吃人的历史。整个封建社会就好像“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面“黑漆漆，不知是日是夜”。这种对封建礼教、制度、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已

经不是停留在个别的局部的直感的结论上，而是上升到了本质把握的、综合的、哲理的高度。

从文学“为人生”这一革命现实主义的主旨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还显现在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宣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五四”时代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转为新民主主义的伟大开端，与这个伟大的时代相联系，鲁迅的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现实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我国“五四”时代的革命现实主义。“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高张“为人生的文学”、“真诚的写实文学”的旗帜，在我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掀起了自觉现实主义运动。遵从“为人生”的原则，鲁迅的小说首先为的是写出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前后我们民族的命运。他的小说带有“五四”时期浓郁的忧患意识，以痛切的民族自我批判，作为民族新生的基本前提。它掀开了吃人的旧世界的帷幕，唤醒人们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坟·灯下漫笔》）。表现出深广的忧愤和彻底的批判精神。

作为“五四”文学的典型代表，鲁迅的小说自始即处于革命现实主义的开拓和发展的进程之中。“五四”时代是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时期，但又只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第一阶段。它是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历史转型期的“人之初”。这种时代过渡性的特点，在鲁迅小说的思想倾向性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形成鲁迅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一系列重要特征。宣布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宣告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是鲁迅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的第一个特征。《狂人日记》的沉郁悲愤的格调，有如剖刀的锋利，透镜的明澈，为以往的小说所不能企及。小说展示了一个新的历史视镜，它所揭示的，不是封建家族制度对个人的压迫，而是借狂人这个独特的形象，寄托了在一个崭新

时代初临乍到之时，最先觉醒者对封建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的充满理性激情的全面反省，包括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道德以及家庭、习俗、宗教信仰和处世哲学等，都放在时代理性审判台上重新进行评价和审判。从数千年来写满“仁人道德”的历史上，看出旧世界“吃人”的本质，一针见血地戳破了专制制度下“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小说的深刻之处，不仅止于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刽子手的职能”，而是进一步揭开了他们抚慰和欺骗被压迫者的虚伪面纱，暴露了他们“话中全是毒，笑里全是刀”。对于“大哥”的翻天妙手式的“作论”秘诀，“医生”的抚慰被吃者“静养”的论调，以及那个面孔模糊的青年的“从来如此便对”的复古倾向，通通予以怀疑、批判、狙击。小说以满腔的热忱，引导人们去追求一个没有人吃人的世界。虽然理想尚嫌朦胧，但在满纸“荒唐之言”的背后，正演奏着一曲气魄宏伟、充满批判与追求、深思与战斗的交响乐。因此，它旋经发表，即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广泛的反响。《新潮》杂志著文称誉“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四川反孔斗士吴虞写了论文《吃人与礼教》，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吃人与礼教》，载1919年11月《新青年》第6卷第6号）张定璜说：读了一些旧时代的作品再读《狂人日记》时，“我们就譬如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走到夏日的夜光里来的，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张定璜：《鲁迅先生》，《现代评论》1925年1月号）《狂人日记》正是在宣布旧制度必然崩溃的同时，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这是一个历史转折关头史诗性文学的基本主题。

鲁迅小说中还着重批判了“从来如此便是对的”的保守信条。《狂人日记》通过主人公的一场奇特的“幻觉”，巧妙地展开

一场文化辩论。狂人勇气百倍地质问那个相貌模糊、满面笑容的青年人，“吃人的事，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对方理屈词穷，躲躲闪闪，不得不用出《水浒传》中牛二的战术：“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作为中国封建道统的儒家思想，从它产生的那天起，便是主张“法先王”的，他们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希欲阻挡历史的发展，使传统的社会秩序凝固化和神圣化，把社会变革和思想进步视为异端。“五四”前后，保守主义思想家们正是继承这种传统的衣钵，以卫道者的面孔出现，把“从来如此便对”作为他们保守旧物的护身法符。不彻底打碎这种精神枷锁，就谈不上思想解放。鲁迅正是无情地摧毁这种思想枷锁的战士。很清楚，“从来如此”论是把无名肿毒当作宝贝，把吃人世界视为天堂，它是屠杀现在、窒息未来的毒药。小说对旧制度吃人本质的抗议，是觉醒精神的勃兴；对吃人者“韬晦之计”的揭破，是觉醒精神的深入。后一种觉醒比起前一种来，意义更为深远。

揭穿吃人者凶残、伪善而又虚弱的多面性格，毫不留情地戳穿“他们的老谱”，是《狂人日记》的又一显在内容。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打消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卷，第638页）反动统治阶级的两种社会职能是相辅相成的：刽子手“吃”人皮肉，牧师则“吃”人灵魂。《狂人日记》的“吃人”之“吃”，包含着更为丰富、深刻的隐义。它的深刻正在这里：它不仅抓住了旧社会的要害，揭开他们的吃人本质，发人所未发；而

且进一步揭明了统治者用牧师口中迷人的《圣经》，洗去屠夫刀上淋漓的血迹，掩盖他们吃人的本质这一事实，见人所未见。鲁迅揭示了吃人的旧制度不仅是凶残的，而且是奸诈的，又是惊悸不安的。“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这是对吃人者多重性格的绝妙隐喻，带有古诗之所谓“比兴之风”。所谓“狐狸的狡猾”，指的是吃人的制度善于伪装，有种种骗人的“老谱”。小说揭露了大哥的“翻天妙手，与众不同”的制造舆论的诀窍，“医生的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的抚慰受害者的论调，以及相貌模糊的青年的“从来如此便对”的维护旧秩序的理论。它戳穿了这类“吃人有理”的老谱的底细：“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不但唇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正因看透了吃人社会凶残与虚伪的两面，小说写下一段深刻的名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中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然而吃人社会终将崩溃，新的开始萌动，吃人社会这间“黑屋”已在发抖，它虽然尚有“万分沉重”的压力，但这种沉重已带有虚假性，它已显示“兔子的怯弱”。

鲁迅对旧世界的批判带有烈火般的激情，也在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社会体验中闪烁出理想的光辉。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在深沉的批判中孕育着对未来忧郁的眺望，在宣布旧的“吃人”社会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的同时，宣布未来的美好社会艰难而必然到来，这是《狂人日记》放射出绝异色彩的“理想之光”。在写《狂人日记》之前，鲁迅曾一度认为，旧社会这间“铁屋子”似乎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呐喊·自序》）。

可是小说写出来之后，这种似乎悲观的想法于此有了明显的变迁，终于在“铁屋子”里发出呐喊。小说把这间“铁屋子”写成在颤栗在发抖，呼喇喇将倾倒，而又沉重万分，压人欲死。主人公承担着沉重的压力，在幻觉的绝望中却以充沛的热情引导人们去追求一个没有人吃人的现象的新世界。这是受“五四”时代潮流浸染和洗礼的结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曾给中国进步思想界以极大的振奋。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九》和《我之节烈观》中，也表露了这种欣喜之情：“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虽然鲁迅当时对“十月革命”的本质尚乏清醒的认识，虽然《狂人日记》没有直接点明这种时代的曙光，虽然狂人幻觉式的战斗还显得孤独，理想还带空想迷茫的色彩，显得抽象模糊，但小说已经预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举起双臂欢迎“真的人”的世界的到来。小说以狂乱式的象征语言接触到剥削制度对人性的异化作用：“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同时也接触到在未来的社会中人性的复归，“后来因为心思的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拂去表层的色彩，便可以看出，鲁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存在的社会，是一个合理的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去掉了吃人的心思，便可以“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其舒服”；也不再有人吃人的现象及吃人的人，这里所表达的不仅有进行思想启蒙的要求，而且也寄寓着鲁迅建立美好社会的信念。自然，鲁迅当时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理想境界尚不清楚，“我诅咒吃人的人”，“要劝转吃人的人”。这里所谓“吃人的人”，是一种“狂态隐喻”，涉及面颇广，除赵贵翁、古久先生之外，还有不少平民百姓也沾染了吃人的思想，从启蒙主义观点出发对后面这种人进行“劝转”，是无可非议的。劝不转怎么办？“你们要不改，自己

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这里主张对那些死不悔改的吃人者采取“猎人打完狼子”的暴力手段，可见鲁迅的思想启蒙与尼采式的格言箴语，和社会革命是统一在一起的，其目的都是在于改造旧社会，到达“真的人”的世界。《狂人日记》在外观上通篇都是切合疯狂者口吻的“荒唐之言”，实质上却是充满着批判与追求、深思与战斗的一首气魄宏大、热情奔放的交响乐。它在总体形象中已经毫无疑问地表达了旧世界的埋葬和新世界的创造，业已历史地提到中国人民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

《狂人日记》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

作品中的狂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从作品问世至今，论者如云，各执一说。有人说狂人只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有人说是真狂人，亦有人说是一个典型人物，是一个封建宗法社会的叛逆者和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因反封建而被迫害以致发狂的，即“迫害狂”，后种说法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和倾向性的观点。

笔者认为，解读一个艺术形象，应从作者的创作目的、主旨及所持的创作方法多角度观照，或可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合理的解释。从现实主义“写真实”、塑造典型的角度看，《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迫害狂”患者的形象，一个真狂人；从象征主义的角度看，通过狂人的形象，象征了一种思想、一种见识，一种力量。这样，狂人本身只是一个象征物。是否可以作这种简单

的表述——用写实的手法塑造形象，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主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的。

首先，狂人是一个真实的“迫害狂”患者。“迫害狂”，不能望文生义地认为是因受迫害而致狂的。迫害狂的另一学名为“偏执狂”。这种偏执狂往往以“被迫害”的幻想为病人的主要特征。患者总觉得自己遭受着种种迫害，对他布下的罗网往往是“集团性”的阴谋。这种“迫害”是出自一种极其夸张的“假想敌”。偏执狂的妄想大都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的特征，而且以一个错误判断为核心（狂人是以“吃人”的判断为核心），不断地进行不现实的不正确的推理，然后将这许多“莫须有”的新内容依附于这一核心周围，达到牢不可破和不容动摇的固执程度；往往还进而作“逆转性的扩散”：把病前的生活也用这种妄想来解释（对狂人来说就想到“四五岁时”和“妹妹死掉”的情景）。

这种患者的性格往往是固执、主观、敏感、多疑、自尊心强烈；而在病程中又总是焦虑不安，按照妄想的既定轨迹作奇特的思想奔逸。鲁迅笔下的狂人，都是符合这些临床病例的症候的。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具有特殊的心理活动、反常的思维逻辑和怪异的性格特点，证明他确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作为一个狂人，他是沿着偏执狂的系统性和逻辑性的荒谬妄想向前推理的。从偏执妄想中，他觉得人们要害他。这陷害的阴谋是“集团性”的：“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吃人”这两个字在他的日记中决不是对礼教的自觉控诉，而是从“假想敌”的集团性谋害中得出的一个“错误判断”，他的推理是愈来愈不正确的和根本是“莫须有”的。这一切都依附于一个核心的概念——吃人，而这个核心概念又作“逆转性的扩散”，将病前的生活解释得十分离奇可怖。作为一个偏执狂的病人，鲁迅也根据医学知识，为他设计了一套妄

想的逻辑。为使狂人肯定别人早有布置的想“吃”他，先从第二节的“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开始，进而是街上的女人打儿子：“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接着是狼子村的佃户讲吃人吃心肝的事，末了得出一个“推理”：“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而当狂人进一步联想“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时，“吃人”的“判断”才在他头脑中正式肯定下来。当他翻历史书时，得到更确切的旁证：在他的幻觉中，“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于是他得出一个不容动摇的结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从此，狂人就以这一错误的判断为核心，将许多荒谬的推理内容依附在这一“核心”的周围。例如医生诊病，他就肯定是“揣一揣肥瘠”；而医生对他哥哥说：“赶紧吃罢！”原意是指“赶紧吃药”，而他却又“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哥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他“逆转性扩散”的症状就愈来愈严重。如大哥讲书时的“易子而食”、“食肉寝皮”都用上了。对抗这种非人的残暴手段，狂人采取的是“诅咒”和“劝转”。所谓“劝转”是指狂人脑子里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人吃人”和“他们想要吃我了”的概念之后，所采取的“对策”。结果是“劝转”无效，这才将情节进一步深化。

狂人表现出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性格。他有狂人所特有的真诚。在日记中，我们看到他在病前或病中，都对弱者存有同情心：“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的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字里行间是有所愤懑的。他看来也不轻信与盲从，在20年前，他“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在病中，他也诘责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当他觉得“吃人”是一件残忍的事，他就真

心诚意去“劝转”。狂人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恐惧”。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想加害于自己，现实变成了“吃人”的世界，因此，对于四周的景象、自身的处境，都抱有极端恐惧的心情。他以恐惧的心理去观察、分析一切人和事，恐惧成为他意识的核心。他见了月光的出没和赵家狗的眼睛，便联想到自己先前的“发昏”和现在的“怕得有理”。他听见女人打孩子说：“咬你几口才出气”，也以为就是要谋害他。医生为他把脉，他理解为“揣一揣肥瘠”，认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狂人的另一个心理特征是“敏感”和“多疑”。“敏感”使他洞察事物的微末，“多疑”使他常生联想和幻觉。这些也都是迫害狂患者特有的心理状态。

如上所述，作品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迫害狂患者形象。同时，这又是一个象征性形象，通过这个形象，传达了一种思想、一种见识，一种反封建力量，或是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对历史和社会的认识。这种象征是如何实现的？这里的“奥秘”是作者采取提示、暗示的方法，导引读者进行联想，去领会形象的象征寓意。这个奥秘可以引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原话来说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通过作家的“暗示”，读者可以从作品的“字缝里看出”作家的本意来。在第三节中，作家通过狂人的谵妄“暗示”使读者去思考一个问题：历史上的满纸“仁义道德”是否就是“吃人”的代名词。而将这一问题提到读者面前时，作家一再用“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从来如此，便对么？”等等的否定一切偶像和重新估价一切的精神来武装读者，期望读者像自己一样得出肯定的结论。在第四节中，狂人有一个“大发现”：“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这就将温情脉脉的封建家族制度的吞食幼小者的弊害给点了出来。当狂人的“劝转”碰壁时，他的“逆转性扩散”告诉他，五岁的“妹子是被大哥吃了”。又怀疑“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妹的几片肉”。从自